

“两面人”韩羽

■ 萧跃华

官场上的“两面人”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,艺术上的“两面人”却像川剧变脸反倒显出几分有趣,韩羽先生就属于后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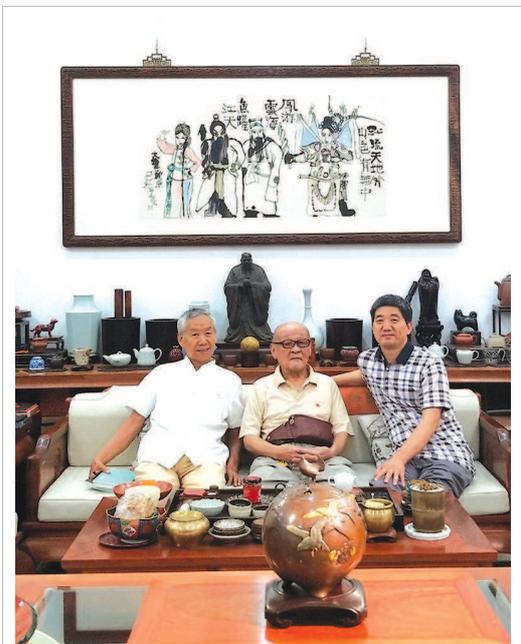
他的画轻易不肯出手,即使废画也不送人。这样看似吝啬,实则是对艺术的苛求。他说:“画得稍如人意的,舍不得送人;画得不如意的,不好意思送人。画画儿不如意者十之八九,稍如意者十之一二,大多数画儿都送给废纸篓了。”

俗话说:“不怕贼来偷,就怕贼惦记。”韩羽先生警惕性再高,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”。曾有一位绘画爱好者,多次到韩羽先生府上讨教,他趁主人不注意,把撕在废纸篓里的废画捡走了几张。可偏偏凑巧,韩羽先生偶然串门到他家,瞧见那几幅废画装裱一新悬于客厅。韩羽先生当时啥也没说,但回家以后撕废画更加坚决、彻底、干净,说这叫“毁尸灭迹”。

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一次在石家庄色末央美术馆,我与韩羽、闻章、黄品贤诸先生一道赏画,品茶,聊天。笑声朗朗中,我请韩羽先生给《北京晚报》副刊“知味”专版题写刊头。韩羽先生抬腿就往案头走。我们继续品茶,聊天,待我想起什么蓦然回首时,发现韩羽先生已将七八条“知味”撕得只剩下两条了,还在反复权衡,优中选优。我急呼“刀下留人”,夺下最后一条。

韩羽先生不让自己的“次品”流传于世,却将前辈的“次品”纳入囊中,甚至还干过“偷鸡摸狗”的事情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国庆节。唐云、米谷、黄苗子、郁风、龚方之、韩羽诸先生欢聚一堂,推杯



▲左起:闻章、韩羽与本文作者萧跃华合影,黄品贤摄

换盏,共话桑麻。酒足饭饱,纸墨登场。唐云先生信笔画蛙,大功告成之际,察觉尚欠火候,抓起张臂欲撕,黄苗子、龚方之先生趋步上前劝阻,可惜晚了半拍。韩羽先生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待唐云先生“重打锣鼓另开张”,他抢前一步,迅速弯腰,笑嘻嘻将废纸篓里的碎纸片纳入衣袋。龚方之先生戏曰:“可勿做手纸耶。”韩羽先生回到家中,摊开纸片,细心粘贴,眨眼完好如初,

门清。“家贼难防”,毕先生轻车熟路翻出丰子恺先生画稿附耳低言:“悄悄带上。”韩羽先生心领神会,迅即装入口袋扬长而去……

韩羽先生的艺术细胞里有“两面人”的基因。

他喜欢“躲进小楼”绘画写字,看书撰文,谢绝打扰,自娱自乐,除非酒过三巡,米谷、方成等前辈煽风点火“画一个”。他出席现场创作的公益活动都事先准备成品,在外顶多签个名,题个款什

么的,不超过十个字。可他为了珍藏师友墨宝,早将自己的“清规戒律”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
米谷先生的《小二黑结婚》是韩羽先生的启蒙描摹本,其寓所是韩羽先生串游京城的“连升店”。一次,韩羽先生又利用教书空暇北上串游,踏入米公屋门,见墙上有一匹骠驹,胸襟为之一壮:“阵云千里,几番冰河入梦。独立苍茫,犹忆项王悲歌。”

“老饕对长筵,未啖空颐朵。”韩羽先生垂涎欲滴。他与米谷先生谊兼师友,杖履相从,亲承警教,有求必应,获益良多。“千鸭塘”的鸭子他已得到多幅,这骠驹实已难再张口,而贪性像猫爪挠心,奈何奈何!福至心灵,韩羽先生忽然想出“损招”,伸出一张同样大小的高丽纸,说“我也临摹一幅”。他用极淡极淡之色,故作描画点染之状。米谷先生“闻弦歌而知雅意”,始为指点,继而操笔示意,示意不足索性取而代之。韩羽先生如此“临摹”,终于赚得一匹骏马。

韩羽先生不仅喝“黄永玉”(酒鬼酒,黄永玉先生设计酒瓶),还惦记着他的猫头鹰。一次下火车直奔黄寓,吃了闭门羹。问锤灵老哥,得知其躲在中央美院附中楼上创作。无人打扰,求幅画去。他直奔隆福寺,推门而入,黄先生正挥毫作画,旁边站着三人,一位似曾相识,不用问,都是来求画的。韩羽先生自付,来的时辰不

对,八成要空手而归了。

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。当黄先生画毕一幅又伸出一张纸时,韩羽先生急中生智,赶忙凑上前去将镇纸压在纸角上。黄先生笑了笑。这一笑,洞察韩羽先生五脏六腑。黄先生一连气儿画了四只猫头鹰,韩羽先生随着他的笔尖起舞,心里不停地打鼓,直到黄先生说出“这张给韩羽”,方才长吁一口气,几乎笑出声来。这是“加塞儿”,有失君子之风。可是见了“人所欲也”,几人能温良恭让?

张正宇先生是漫画界前辈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他与胞兄张光宇先生编辑《抗日画报》,业余时间广为搜集民间美术,钻研国画,尤以书法名于艺林,晚年所画的猫、熊、荷花、石头以及山水等,都能妙境独造。一次,韩羽先生和张汀先生拜访正宇老,附带有一任务,替米谷先生捎话“求一幅字”。

“正好顺路搭车。”正宇老操笔欲写,张汀先生附耳低语:“我们叫好。”于是齐声呼“好!好!好!”正宇老更来兴趣,一气数幅,幅幅精妙。“上山打野猪,见者有份。”他俩满载而归。

孔子曰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可韩羽先生不听圣人言,或“明火执仗”“低眉顺眼”,或“欲擒故纵”“暗通款曲”,将“不欲”悄无声息(实则有声有色)地施于唐云、张汀、米谷、黄永玉、张正宇诸先生。他的“两面人”做派,不仅鲜有同道中人“鸣鼓而攻之”,反而使韩氏“世说新语”广为流传,其风评与那些“两面人”判若云泥。何哉?文化兜底也!胸中泛滥五千卷,足下纵横十二州,这样的“两面人”自然妩媚有趣,谁见谁爱!

顽强求生和坦然赴死

■ 张重光

那天,我在作协大门口迎候他——一位来自大西北的退伍作家,他有个相当文艺的名字:沙松。

一张黧黑的国字脸,两眼生辉,两道浓黑的眉毛,不怒而威;中等个子,身板壮实,走路时一条腿微微有点跛,却还是笔端笔直、稳扎稳打,行进间隐隐透着行伍的风仪……我一眼就认定了他。他几乎也在同一瞬间认定了我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……

这便是我们结识的开始。那天的谈话,似乎还在眼前,掐指一算,却已经快30年了。

30年的来往,如今已经模模糊糊,就记得他每回来上海市区,总要抽出时间来编辑部看看我。我们谈他的小说,或是正在酝酿的构思,顺带也谈点别的话题,譬如电脑、股票等等。有感而发,1992年,我在给他的小说集《爱与恨》写的序言中说:“他人很聪明,又有个朝南坐的差事,想要托个人,讲个情,办点事,是很方便的,若胆子大一点想‘先富起来’,大概也是不难的,可是他对创作以外的事似乎看得很淡泊,安于清贫。此可谓人各有志,勉强不来的。”

30年的来往,通常只有他的来而没有我的往,终于有一次他试着向我发出邀请,问是否有时间参加他儿子的婚礼。当时长江大桥还没通车,得在崇明住一晚,但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。成绩优异、最后

留美工作的儿子是他的骄傲,我在他的博客上屡屡读到如何育儿的博文,每每让我打心底里佩服。

那天,当新人入洞房,客人渐渐散尽,我问他以后是否有搬到儿子那里一起生活的打算,他泛红的脸颊顿时黯淡了,神色凝重地说,我想写东西,在美国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当然,那也就意味着,以后他与妻子将永远和儿子一家相隔千山万水,各自生活在地球的另一半。

后来我与他一起参加作协小说、影视组的外出活动。那时他的髌关节已经开过两次刀,走路得拄拐杖,而且得提前一天住上海,第二天一早才能赶到作协。无论车上还是行走途中,或是围坐一起讨论创作,他一直开心得像小孩,回家后还发博文,谈外出的感受,跟他的粉丝分享。这大概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定居美国的原因。他喜欢这里的氛围:一群趣味相投的人,时不时相聚,无话不谈,其乐无穷。他害怕孤独,害怕在异国他乡被边缘的寂寞。

他退休后,我跟他主要就在博客上来往了。我每有博文发出,第一个来助阵评点的总是他,而我却做不到赶先去读他的文章,因为他更新得快。好在他的粉丝多,不在乎少我一个。他每写一篇,粉丝们便蜂拥而至,为他点赞,并留下许多肺腑之言。

有一些时日没去他博客,那一天我心血来潮上去,看到的却是一个触目惊心的

标题:战癌札记。

他得了胰腺癌,此病凶险。我紧张得不敢出声,把去他博客的痕迹也抹去了。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,此时任何的安慰,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,有时甚至会显得虚情假意。我只是默默地看着,看他一札一札地更新,像在看连载小说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,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,但他却决定“向死而生”,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活着。

他写得如此坦诚,和盘托出,不得不让人敬佩他的达观与透彻。这样的达观我们可以在他的《战癌札记》中看到,也能在去探望他时,他跟我们的谈话中明显地感受到。他不怨天尤人,不哭天抢地,抱怨命运不公;相反,他为自己的一生,为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,为出类拔萃的孩子,感到骄傲,感到心满意足。为此他心平气和,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。要说有什么遗憾,他说今年还想和小说组、影视组的朋友参加一次外出的活动,只可惜没有机会了。

人生相遇,终须一别。分手时,他用了“诀别”两个字,并且终于泪如决堤。跟我们握手告别后,见我们还一步一回头的样子,竟然一手掩面,一手用力挥着向他爱人大声说:让他们走,快走!

两天后,沙松顽强地写出了《战癌札记》第二十五札。没想到,这竟成了他留在这世界的绝响。人们又一次读到了他的顽



《不是为了告别》
沙松著
文汇出版社出版

强求生和坦然赴死。

他的顽强曾让我“得寸进尺”地以为他的生命之火还旺盛,还能燃烧,因此还给他提了几条意见,希望他修改。他回信给我说:您信中提的修改意见很中肯,很正确,我已经做了一些修改处理,其余则因近段时间体力精力严重不支而未作改进……我事后回想,他此时其实已经油尽灯枯,而我却还想榨干他的最后一滴油,我后悔不已。

沙松走了,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。这些财富包括了他的战癌札记《不是为了告别》以及无数篇吸引人的博文。书和博文中处处活跃着他的身影:战士、干部、恋人、父亲、朋友……从这些形象的背后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轨迹——一个作家的成长。

沙松以他的经历告诉我们,这世界总有一样有意义的东西让你爱不释手,如痴如醉;找到了,也就找到了自己存在于世界的价值。

沙松找到了,就再也不肯松手,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